

[美] 沃·考夫曼 张翼星译 郑志宁校

黑格尔——
一种新解说

黑格尔——一种新解说

〔美〕沃·考夫曼

张翼星译 郑志宁校

北京大学出版社

HEGEL
A REINTERPRETATION.

Walter Kaufmann

Doubleday & Company, Inc.

Garden City, New York

Anchor Books edition: 1963

据纽约双日出版公司1963年安柯版译出

黑格尔——一种新解说

〔美〕沃·考夫曼 著

张翼星译 郑志宁校

责任编辑：李昭时

*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大学校内）

保定市清苑利华装印厂印装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

850×1168毫米 32开本14.625印张 375千字

1989年 月第1版 1989年 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3000册

ISBN 7-301-00634-9/B·054

定价：6.10元

译者前言

近几年来，我在列宁《哲学笔记》和黑格尔《小逻辑》课程的教学中，结合阅读了钱歌川先生从国外寄来的沃尔特·考夫曼著《黑格尔》一书。与国内所见论述黑格尔的著作相比较，我感到此书有其显著的特点：

第一，史料丰富，可供研究参考。作者较充分地占有和利用了本世纪初以来所发现的有关黑格尔的新史料，处处让材料、事实说话，从丰富的材料中引出某些必要的结论，表现作者的观点、判断是有根据、合情理的，没有空泛议论、抽象说理之感。作者还在第七章中，专门整理、翻译了与黑格尔思想有关的重要书信和同时代人的报告等文件，其中不少资料，国内迄今尚未译成中文，对了解、研究黑格尔颇有参考价值。

第二，总体评述，便于一览全貌。作者从黑格尔的生平、历史到黑格尔的著作、思想，从黑格尔的思想来源到黑格尔的基本思想，从黑格尔的早期论著到黑格尔的主要代表作，从黑格尔的哲学体系到黑格尔的历史观，都作了比较全面的叙述和评论，正如作者在“序言”中所说，是试图“对黑格尔的全貌，建立一种全面的新解说”，以便读者在通读全书之后，对黑格尔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这种意图和写法，对于初步接触黑格尔或专门研究黑格尔的读者，都能有所裨益。

第三，形式活泼，读来不乏兴味。本书既有人物传记的性质，又是思想研究的著作。作者对黑格尔的历史环境、家庭生活、性格特点、社会交往、著述经历，以致整个生平，都作了一定的描写和叙述。对某些重要细节，更是不惜笔墨，着力刻画。

对黑格尔的哲学思想，作者主要依据史料，捕捉来龙去脉，并针对以往黑格尔研究者的观点，力辟陈言，在比如黑格尔的思想来源、《哲学全书》“附释”部分的可靠性，以及有关黑格尔辩证法、历史观的某些理解方面，都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总之，本书采取史论结合、夹叙夹议的形式，既富内容，又含文采，读来既富启迪，又有兴味。当然，由于全面涉及，不免缺乏深入分析，有时引文过多，略嫌沉闷，作者的个别观点也有明显错误，这是国内读者自可评判的。

鉴于本书的优点，我在一读之后，就试着把它译成中文。在教学之余，利用零散时间，不时夜战。由于黑格尔的某些思想、言论相当晦涩，对于当时的历史环境、他的思想来源和早期思想，我们比较生疏，加上书中引用原始资料多，并间或夹杂着德文、法文，以及拉丁文字句，翻译中遇到不少困难，特别是由于我的学识，文字水平的限制，有些力不从心，难以确切而完善地表达原作的思想和文采。但我不求速成，积三年之努力，多方请教，又幸有郑志宁同志大力协助、密切而辛勤的配合，终于完成此书的翻译。当我能把这个译本奉献给国内广大读者时，喜悦之情，是难以言表的。

然而，我永远不能忘怀，此书在翻译之初和初稿译成之际，都曾多次向北京大学计算机科学技术系教授吴允曾先生请教。他在百忙之中专门抽出时间，对一些段落的译文，作了认真、具体的指导，校正了不少误译之处。他的诚恳待人、诲人不倦的精神，给了我极大的支持和鼓励。不料此书尚未定稿、出版，他却于1987年5月21日突然去世，这使我十分悲痛。他是我最为钦敬的一位老师和学者，他的渊博的学识、卓越的才华和高尚的道德涵养，给我留下了无比深刻的印象。但愿此书的译成、出版，使他在九泉之下，也能有所慰藉。

此书翻译、校阅后留下的一些难点，我曾向新加坡国立大学

洪镰德先生请教。他于1987年4月至6月来北京大学哲学系讲学。在讲学期间，他不辞辛苦，多次热情地给予帮助，并曾亲自帮我查阅资料。洪先生祖籍福建，出生于台湾，曾任台湾大学客座副教授，美国哈佛大学高级研究员，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高级讲师。可见本书的译成，也凝结着海内外学者学术交流、专业合作的成果与情谊。我特请洪先生为此译本撰写一篇序文，概略介绍此书的特点和作者的简况，以便有助于读者阅读此书。

此外，本书的翻译，还曾得到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王太庆先生的具体帮助，他对我某些译文中的措词，作了颇有启发的指导。北京大学出版社李昭时同志又十分仔细地帮我校正了不少疏忽之处。谨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书序言、目录、年表、第一、二、三、四、五章由张翼星译，郑志宁校；第六章由田盛颐译，郑志宁校；第七章由郑志宁译，张翼星校；最后由张翼星通读全书，并编译索引。

原书每章所附注释的内容，悉按原文翻译。译者增加的少量注释，另作编号。“书目提要”部分，为便于研究者参阅、利用，除大标题和个别说明性的段落以外，未作翻译，原文附后。原书“索引”部分，就译本所包含的内容全部译出，并按汉字笔画顺序重新编排。

书中的有关段落，在翻译过程中曾参照以下中译本的译文：黑格尔著《逻辑学》、《小逻辑》、《哲学史讲演录》、《历史哲学》，康德著《纯粹理性批判》，歌德著《浮士德》，席勒著《美育书简》，莱辛著《人类的教育》，以及《黑格尔通信百封》等。

由于译者水平所限，本书译文中的缺点、错误，在所难免，恳请国内外专家、读者多予批评、指正，不胜感激。

张翼星

1987年6月于北京大学蔚秀园

序 文

本书作者沃尔特·考夫曼系1921年出生于德国，1941年毕业于美国威廉士学院。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任职于美军情报单位，随服务的机关返回欧陆，从事对抗纳粹政权的情报研判工作，贡献卓著。

1947年考夫曼毕业于哈佛大学，并获得哲学博士学位。之后任教于美国及海外大学，特别是在普林斯顿大学执教垂40年，为该大学资深教授之一。

其间，他一系列的哲学著作与文学翻译作品次第刊印问世，极获好评。其中，最著名的作品除了本书讨论黑格尔的哲学（另外他尚编译《黑格尔正文与评论》、《黑格尔政治哲学》等）之外，便涉及有关存在主义的论述（《存在主义、宗教与死亡》、《从陀思妥也夫斯基到萨特的存在主义》、《从莎士比亚到存在主义》）、有关尼采哲学的剖析与翻译（《作为哲学家、心理学家、反基督教人士的尼采》、《尼采手册》、《尼采基本著作》；以及尼采原著《权力意志》与《愉悦科学》两书的英译），以及德国文学的介绍述评（如歌德原著《浮士德》的新译、《德国诗人二十五家评介》、《凯因和其他诗篇》）等等，由是可见考夫曼是一位跨越哲学、心理学、神学、文学多种学科，博学能文、才气纵横之士。

在他1977年出版有关《人文学的未来》一书中，他对当代人文学教学之衰微，感慨良深。在此书中他对大学教育伦理思想的重振，有精辟的见解，他对科际整合的重估，也有启聋振聩的作用。

考夫曼对黑格尔哲学重加阐述和另行解释，是基于他自创的“辩证研读法”。所谓“辩证研读法”，是一种“历史兼哲学”的阅读方式。他指出这种阅读方式的特征为扣紧研读对象的核心，也即掌握作品的本质、洞烛机先、发幽抉微、言人之所未言。换言之，要对作者的主要作品进行综览概观，俾先获睹该著作整体面貌。有时阅读者只见树木，而不见森林，只识枝节，而不识大体，这是由于书中细部描述、或琐屑分析影响读者的思路、混淆读者的视线之故。是故“辩证研读法”时时提醒读者：究竟作者在这本书中所要达到的是何种目的？所要完成的是何种企图？

为此，考夫曼在《人文学的未来》一书中指出：“我们不要像许多评论家、教师、论说者那般只全心全意关怀：黑格尔《逻辑学》中，一个概念转化为另一个概念；或他所著《精神现象学》中，一个阶段转化为另一个阶段这些朦胧不清的改变。与此相反，我们应当提出一个问题：黑格尔在这两部主要的著作中，所要完成的是什么？”考夫曼接着指出：

“在这种情形下，我们最初所仰赖的是内在的证据。也即不需在黑格尔作品行文之外另寻目的，而逐自询问：作者实际上做些什么？他在做完这些事之后想到什么东西？在这种场合，我们常常可由作者的结论或该书的序言，获得一点线索。由是可知，进行预先的设想，也即寻找上述问题的解答，经常有助于我们对作者下一部著作的内容有所理解。”

考夫曼还指出：要对任何一部哲学著作加以严肃的研读，便会涉及对作者的论据、问题提出方式、解答之道，以及作者的真知灼见加以论评。这种论评并非教条式，不需由其相反的结论着手，而是对该书的行文措词详加考察，体会作者运思的脉络，随时比较作者前后文的关连，以及所阅读的段落、章节在整部著作中所占的地位与所起的作用。总之，要运用内部批评法去捕捉作

者的原意。

本书的结构显示考夫曼把他“辩证阅读法”应用到“辩证著作法”之上。全书共分七章。第一章讨论黑格尔早期生平活动，特别强调歌德、席勒、莱辛、康德等文豪，哲学家对他思想的形成所起的作用。第二章则介绍成年黑格尔成名前的七份作品。第三章叙述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一书写作的经过、内容，以及此书对辩证法的影响。第四章讨论黑格尔的逻辑学。第五章阐述黑格尔《哲学全书》的大要，以及黑格尔所建立的哲学体系。第六章检讨黑格尔的历史观，黑格尔与尼采的比较，以及后人对黑格尔的看法。第七章则以黑格尔本人的信函文牍，以及其同时代人的描述，为我们提供一幅黑格尔活生生的绘像。

总之，这是一部取材宏富、解释精辟，有关黑格尔生平、著作、思想的介绍性的专著。此书于1965年首次出版，即受读者欢迎，列为英、美诸大学重要参考书。至1978年尚有诺特丹大学的再版重刊，足见此书深受士林器重推崇一斑。

张翼星副教授近年来在教学之余从事此书翻译，1987年春，我在北大哲学系客座讲学期间，有幸获睹他中文译稿，深为他执着的学术热诚和严谨的翻译态度所感动。因此怂恿他早日把译本付梓。相信此书中译的刊行，大大有助于黑格尔学说的研读与重估。我乐为之序。

洪镰德序于新加坡国立大学

1987年3月20日

献给我那1914年阅读过
《精神现象学》的母亲，回
报她所拥有的那本书。

“你从祖先那里继承的遗产，
要努力利用，才能安享！”

——《浮士德》

本书序言

本书的目的是简单的，正如要实现这个目的是困难的那样。这个目的就是，不是仅就黑格尔思想的一个方面，而是对黑格尔的全貌，建立一种全面的新解说。

几乎没有人会怀疑，这件事值得一做。人们普遍同意，黑格尔是迄今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自19世纪以来，还没有一个哲学家有过比他更大的影响。对黑格尔的研究，增进了我们对随后的哲学、神学、政治理论和文学批评的理解。的确，离开了他，就不能懂得近代的学术史。

从1905年以来，发现了许多新的材料，其中包括黑格尔的许多重要手稿、书信和文件。这些材料大都没有译成英文，长期以来，在英国和美国关于黑格尔的专著中都被忽视。

然而，需要做的事，不论在德国或法国，也还没有完成。德国许多关于黑格尔的研究是十分博学的，在由弗朗兹·罗森茨韦克、西奥多·黑林和赫尔曼·格洛克纳写作的两卷本的著作中，本世纪初的手稿发现受到了重视。但是自这些著作的最后一卷在1940年出现以来，新的材料又出版了，黑格尔著作的评论性的版本又有了进展。黑林的研究在洋洋1300页之后才开始接触到黑格尔的第一本书，尔后又仅仅就此谈了不多几页便打住不写了，格洛克纳的1000页书是以黑格尔的第一本书作为结束的，但对于黑格尔以后的著作同样只付出了很少的篇幅。

出版一种能在图书馆里反复查阅的多卷本，是一种值得一图的壮举，但是，只有用一本不必反复参考便可一口气读完的书，才能对黑格尔建立一种真正新的再解说。

在本书的主要部分里，读者找到的将是黑格尔，而不是我。但在序言里，为了有助于说明我的探索过程，请原谅我作某些自传性的陈述。这些陈述也许能帮助某些读者去探讨黑格尔。

在我成长之地的柏林，在我们的起居室里，一个角落的绿色瓷砖炉上方，挂着一幅大的康德画像。在这个从未用过的炉子的炉台上，放着一本大部头的17世纪的圣经，康德画像的两侧，挂着小一些的费希特和黑格尔的画像。在某种意义上说，我从4岁开始，就与黑格尔生活在一起了。

紧挨着费希特的那面墙，靠墙摆满了从莱辛到现在的德国文学作品。与此相垂直，也就是面对着黑格尔的那面墙中段的一个书柜里，装的则全是哲学书籍。但是，我们虽有康德的全集和一套不完全的尼采的著作，黑格尔的书却只有少量的几本。直到我成了一个研究生，我才开始认真地看待这些书，而在学院里我只读过《法哲学原理》。

那是1942年夏天，当我在哈佛大学通过“预考”并且结婚以后，我才第一次读《精神现象学》和《哲学全书》。有的人读黑格尔的书，大概得硬着头皮、咬紧牙关才行，但我却是以一种度蜜月的心情来读的。

当一再发现，开始看来很难理解的东西，经过很大的努力之后，弄懂了某些章节，就会感到一种乐趣。对黑格尔怀着一种忠实的门徒之心写过序言的乔治·拉森，曾是我的朋友；而被人引证，说他贬低过《精神现象学》的鲁道夫·海姆，则不是我的朋友。贾西阿·路伊斯，也评论过海姆曾不公正地对待黑格尔的书。一直到许久以后，当我读了海姆的著作，才发现那是关于黑格尔的最好的著作之一。不过，那夏天所要做的，主要是去弄懂那些难懂的东西，而不是去读那些对黑格尔不抱好感的评论；这时只好假定，评论黑格尔的人并不懂得黑格尔。事实上，大多数情况下确实如此。

在我的一篇每周读书报告里，我批评了路伊斯对黑格尔形象的描绘。我的老师在我的文章上做了批注，约我面谈，后来又邀请我去教员俱乐部共进午餐。由于我当时觉得他看起来像俾斯麦，加之以前从未涉足教员俱乐部，所以我感到有点害怕。菜单来了，我从中点了一些菜。这时我的老师说：“服务员，给我来一个苹果！”当我不得不拿起刀叉时，他对我说，我的思维是混乱的，所有的德国哲学家的思维都是混乱的，康德和黑格尔也都是混乱的，而路伊斯则是试图弄懂黑格尔。这样一来，我们就多少能够谈得拢了。

我和黑格尔哲学的蜜月时期早已过去了。发现那些起初使人感到毫无意义的东西，居然决不是没有意义的，常常使我欣然赞同他的观点。海德格尔¹⁾引起的那种风尚便是一个鲜明的例子。但是，看出一位作者的著作中的意思是一回事，理解它则是另一回事。当一个哲学家的著作特别难懂的时候，大多数读者就不去理会他，或者马上就放弃了努力。那锲而不舍、不惜花费穷年累月的时间去弄懂他的极少数人，自然不屑于做一个那种不值得的东西的专门家。所以人们往往把正要进行的评论停下来，转而专作注释工作。海德格尔实际在鼓励和灌输着这样一种研究方法：沉浸在大量重复的、特别是关于赫尔德林和前苏格拉底的文献中，他实际上在鼓吹注释性的思想。黑格尔和海德格尔的许多重大区别之一，就是黑格尔把这种思考与理解清楚地区别开来。不带有批评性评价的理解是不可能的。

大部分“存在主义”的显著缺点之一，就是这种缺乏严肃性。人们停留在表面，就以为得到了启发。鉴于人们都主张哲学著作应具有最大的严肃性，基尔凯戈尔对语言、例证的驾驭，海

1) Heidegger (1889—1976), 德国哲学家, 存在主义的创始人之一。——译者注

德格尔玩弄词藻所做的事情，以及萨特的才华和卡缪¹⁾的聪明，在他们的哲学著作中，就显得极为滑稽。实际上，他们要求我们把我们的批判能力放在一边，不要对事物看得那么精确。如果用基尔凯戈尔的术语，人们会说，那就是要求我们以美学的观点来阅读。这一点，似乎在“存在主义”作家中，比在黑格尔那里，更加具有讽刺意味。

黑格尔也同样经常有失于此，这对于他也具有讽刺意味，因为他把自己的哲学称为“科学”。但对此他在原则上是清楚的。理解既要求批评，也要求表示同情的专心：我们必须不但进入一种思想的系列，而且进入它的主题材料。我们必须竭尽所能比作者自己还要更为严肃地采取他的立场。只有用这种方式，我们才能有希望超过他而获得进展。

的确，当我们说，尽管黑格尔有频繁的失误，但他对这一点原则上是清楚的。即便如此，我们并没有公平地对待黑格尔。这使人想起，所用的标准本身还是旧的。事实上，对于这方面的建树，没有人比黑格尔做得更多。

要使同情与批评溶合起来经常是困难的。大多数评论黑格尔的著作家，如果不是两方面都有所失的话，就是有失于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总的来说，大多数博学的德国研究者过于靠近他们的主题，而大多数用英语写作关于黑格尔的人，看来对他并不真正在行，他的世界毕竟不是属于他们的。

对待黑格尔早期思想的不同态度证明了这一点。近代德国的学者已变得这样沉浸在他的早期思想里，以致连试图对他的成熟思想给予任何批判性的考虑，也往往做不到。另一方面，英国和

1) 基尔凯戈尔 (Kierkegaard, 1813—1855)，丹麦哲学家和宗教思想家；萨特 (Sartre, 1905—1980)，法国著名哲学家、小说家、剧作家；卡缪 (Camus, 1913—1960)，法国作家、剧作家、评论家。他们都是存在主义者。——译者注

美国的学者，又完全不愿意沉浸在黑格尔思想的发展中，因而也就经常不能从内部来理解他的思想。

也许，我多年以来既接触黑格尔的著作，同时也接触歌德、尼采及存在主义者的著作，并且亲身接触美国学生、同事，这种个人经历帮助我建立了一种远近之间的适当的平衡。先近而后远，是异乎寻常的方法，但也可能是幸运的，只是试图回到黑格尔，或许并不符合黑格尔的精神，而认真严肃地研究黑格尔，继而并超出黑格尔，也并不是对他的背叛。

问题仍然是，一本书何以能有效地推进从整体上对黑格尔的理解。就他的思想的某一方面搞一些专著，似乎是麻烦较少、易于成功的，但黑格尔自己从来都是不厌其烦地强调进行总体角度研究的重要性，并强调指出那些放弃总体观点而只局限于细节的论著的缺点。

两种不同的研究方式，不止一次地被人们试用过，可是这两种方式，对于学习、研究黑格尔的人来说，在最需要帮助的地方，看来并没有多大帮助。第一种研究方式，是通过黑格尔的前辈的方式，引导我们研究黑格尔，比如理查德·克洛纳的两卷本的《从康德到黑格尔》。但是大多数研究者不愿经过如此详细讨论费希特、谢林而缓慢地前进，而黑格尔自己，在他的《哲学史讲演录》中，给予康德、费希特和谢林的篇幅，加在一起，也只有单给予亚里士多德或柏拉图的篇幅一样多。

所以，当穆尔把他的薄薄的《黑格尔入门》一书的头一半都用于讲亚里士多德时，他的做法也不像乍一看产来那样不合常理；但这种研究毕竟还是离题较远。它给黑格尔本人留下的篇幅太少了，而且，如果这样的话，人们也可以从柏拉图或斯宾诺莎讲起。这种方法是不必要的迂回。

第二种研究方式的典型代表是库诺·费舍。他的两卷本《黑格尔》中，对主要著作给予了详尽的叙述，逐一地进行释义，或

者在原文确实晦涩的地方，进行引证。在德国，模仿他的人很少：如果这就是需要做的事，那得说他已经把事情搞糟了；而许多哲学家可能感到，由于把研究推向一种荒谬可笑的地步，他已经从根本上损害了这种研究方式的信誉。

然而，有两本拥有最广泛读者的英文著作，代表了这种方法的变种。斯退士的一卷本《黑格尔哲学》是名实不符的：它只是对黑格尔的《哲学全书》第三版作了一种详尽的叙述。而且，它是依据威廉·瓦莱士的不完善的译本做出的，忽略了所有的在英文文献中找不到的第一、二手材料。芬德莱的《黑格尔》也论述了黑格尔的其他的重要著作，但同样忽略了所有还没有被译成英文的第一、二手材料，并且与斯退士一样，完全忽视了黑格尔的发展。^①

歌德说：“天然的东西，或人的艺术品，从它现成的形式是不好了解的；人们必须在它们的起源中去把握它们，才能在某种程度上理解它们。”^②黑格尔从他的第一本书开始，就试图表明，这样一种考虑也同样适用于哲学。这当然也应该适用于黑格尔自己。

《精神现象学》和《逻辑学》的读者，当他希望了解应如何领会这些书：黑格尔试图做什么——而事实上他做了什么时，并不需要过多地知道书中一节一节地都讲了什么。对少数典型章节作详细的讨论，远远胜过追求对几乎是全书的简略领会。

有兴趣将黑格尔的著作与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或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进行比较的读者，将不难找到上述两本书的优秀译本，以及有关康德和亚里士多德的有帮助的参考读物。要想独立地确定康德的宗教哲学和莱辛、歌德、席勒对黑格尔所发生的重大影响，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所以本书的第一章里在谈

① 详细的评价，可看我对此书的评介，见《精神》，1961.4，第264—269页。

② 歌德致泽尔特的信，1803年8月4日。

到黑格尔30岁前的发展时，就讨论了这些人对他的影响。对黑格尔认真地感到兴趣的人，他们的书架上，有康德的《批判》和亚里士多德的某些著作，比起有席勒的《美育书简》的可能性要大。因此，对席勒这本给予黑格尔极深印象，并影响到他的术语的书，在第七节里作了大量的引证。

总的说来，本书的方法是受它的主题材料支配的。我没有把在某种别的主题，比如说有关尼采的主题上所作的程序强加给黑格尔。用黑格尔的语言来说，本书的运动，自始至终，来自它的主题材料本身。

分别说来，第一章的思想已经解释过了。第二章涉及黑格尔的早期出版物：一本小册子、一篇学位论文，和五篇哲学论文。所有这些文章都没有逐段地转述。在每种情况下，我所做的叙述都是有选择的，并侧重于那些与理解黑格尔的著作有关的东西。

第三章涉及《精神现象学》，但目的也是为理解黑格尔以后的著作提供便利。这一章包括有关黑格尔术语的许多节，——这里逐个地讨论一些关键的术语，——并且也讲了黑格尔的辩证法。

第四章涉及黑格尔的下一本书，最早出版的三卷本《逻辑学》。当然，这里更需要谈到辩证法；需要讨论更多的术语；而且，像《精神现象学》的情况一样，对于《哲学全书》的思想需要作相当详细的讨论。这里也有一个附录，就黑格尔关于有和无的论述，将黑格尔与海德格尔加以比较。

第五章涉及黑格尔的体系和《哲学全书》的各种版本，因为这是一部代表著名体系的书籍，而且又有好几个显然不同的版本。加强一点语言学上的精确性，会大大帮助我们理解黑格尔体系的自身概念。

两组关于美学和宗教哲学的讲演稿，有适用的完全的英译文，对于本书读者来说，大概不会出现特殊的困难。但是两组关